

漫畫阿Q正傳

子愷繪

漫畫阿Q正傳

子  
傳

## 漫畫阿Q正傳序言

前數月，卽廿六年春，我居杭州，曾作漫畫阿Q正傳。同鄉張生逸心持原稿去製鋅版，託上海南市某工廠印刷。正在印刷中，開始，南市變成火海，該稿化作灰燼。不久我卽離鄉，轉輾遷徙，然常思重作此畫，以竟吾志。廿七年春我居漢口，君甸從廣州來函，爲文叢索此稿，我卽開始重作，允陸續寄去發表。不料廣州遭大轟炸，只登二幅，餘數幅均付洪喬。文叢暫告停刊。我亦不再續作。後文叢復刊，來函請續，同時君甸新辦文藝新潮，亦屢以函電來索此稿。惜其時我已任桂林師範教師，不復有重作此畫之餘暇。與餘與，故皆未能如命。今者，我辭桂林師範，將赴宜山浙江大學。行裝已整，而舟車遲遲不至。因卽利用此閒暇，重作漫畫阿Q正傳，駕輕就熟，不旬日而稿已全部復活，與前初作會不少異。可見炮火只能毀吾之稿，不能奪吾之志。只要有志，失者必可復得，亡者必可復興。此事雖小，可以喻大。因卽將稿寄送開明，請速付印。

此畫之背景應是紹興。離吾鄉崇德二三百里。我只經行其地一二次，全未熟悉紹興風物。故畫中背景，或據幼時在崇德所見（因為崇德也有阿Q）或但憑主觀猜擬，並未加以考據。此次稿成，特請紹興藉諸友檢察。幸蒙指教，改正數處。但並未全取紹興背景。因據諸友人說，魯迅先生原文中所寫，未必全是紹興所有（例如赴法場之「沒有蓬的車子」，可坐數人者，紹興並無此物。殺犯一向是用黃包車載送法場的。）可知此小說不限定一地方的寫實，正為「阿Q相」集人間相之大成一樣。然則但求能表示「阿Q相」背景之不寫實，似無大礙。我亦懶情無心學考據了。

阿Q正傳雖極普遍，然未曾讀過者亦不乏其人。為此等讀者計，吾特節取魯迅先生原文的梗概，作為漫畫的說明。割裂之處，以：為記號。請讀者諒鑒。

最後，敬祝魯迅先生的冥福。並敬告其在天之靈：  
與深省。將來的中國，當不復有阿Q及產生阿Q的環境。這是堪以告慰的事。民國二十八年三月二十六日深夜，豐子愷記於

阿Q遺像



……阿Q不獨是姓名籍貫有些渺茫，連他先前的「行狀」也渺茫。……阿Q沒有家，住在未莊的土穀祠裏；也沒有固定的職業，只給人家做短工，割麥便割麥，舂米便舂米，撐船便撐船。工作略長久時，他也或住在臨時主人的家裏，但一完就走了。所以，人家忙碌的時候，也還記起阿Q來，然而記起的是做工，並不是「行狀」；一閒空，連阿Q都早忘卻，更不必說「行狀」了。只是有一回，有一個老頭子頌揚說：「阿Q真能做！」這時阿Q赤着膊，懶洋洋的瘦伶仃的正在他面前，別人也摸不着這話是真心還是譏笑，然而阿Q很喜歡……

阿Q真能做!



阿Q：體質上還有一些缺點，最惱人的是在他頭皮上，頗有幾處不知起於何時的癩瘡疤。他諱說「癩」以及一切近於「賴」的音，後來推而廣之，「光」也諱，「亮」也諱，再後來，連「燈」「燭」都諱了。一犯諱，不問有心與無心，阿Q便全疤通紅的發起怒來，估量了對手，口訥的他便罵，氣力小的他便打；然而不知怎麼一回事，總還是阿Q喫虧的時候多，於是他漸漸的變換了方針，大抵改爲怒目而視了。誰知道阿Q採用怒目主義之後，未莊的閒人們便愈喜歡玩笑他，一見面，他們便假作喫驚的說：「噲，亮起來了。」阿Q照例的發了怒，他怒目而視了。「原來有保險燈在這里！」他們並不怕……



噲，亮起来了。



於是終而至於打。阿Q在形式上打敗了，被人揪住黃辮子，在壁上碰了四五个響頭，閒人這纔心滿意足的得勝的走了。阿Q站了一刻，心裏想，「我總算被兒子打了，現在的世界真不像樣……」於是也心滿意足的得勝的走了。阿Q想在心裏的，後來每每說出口來。所以凡有和阿Q玩笑的人們，幾乎全知道他有這一種精神上的勝利法，此後每逢揪住黃辮子的時候，人就先一著對他說：「阿Q！這不是兒子打老子，是人打畜生。自己說：人打畜生！」阿Q兩隻手都捏住了自己的辮根，歪着頭，說道：「打蟲豸，好不好？我是蟲豸——還不放嗎？」……

阿Q在形式上打败了。



#### 四

假使有錢，他便去押牌寶，一堆人蹲在地面上，阿Q即汗流滿面的夾在這中間，聲音他最響：「青龍四百！咳～～～開～～～啦！」椿家揭開匣子蓋，也是汗流滿面的唱。「天門啦～～～角回啦！人和穿堂在那里啦～～～！阿Q的銅錢拿過來～～～！」「穿堂一百——一百五十！」阿Q的錢便在那樣的歌吟之下，漸漸的輸入別個汗流滿面的人物的腰間。他終於只好擠出堆外，站在後面看，替別人着急，一直到散場，然後戀戀的回到土穀祠，第二天，腫着眼睛去工作……

圖書館

阿Q的銅錢拿過來！



## 五

阿Q不幸而贏了一回，他倒幾乎失敗了。這是未莊賽神的晚上，這晚上照例有一臺戲，戲臺左近，也照例有許多的賭攤。做戲的鑼鼓，在阿Q耳朵裏彷彿在十里之外；他只聽得樁家的歌唱了。他贏了又贏，銅錢變成角洋，角洋變成大洋，大洋變成了疊。他興高采烈得非常：「天門兩塊！」他不知道誰和誰爲什麼打起架來了。罵聲打聲脚步聲，昏頭昏腦的一大陣，他才爬起來，賭攤不見了，人們也不見了，身上有幾處很似乎有些痛，似乎也挨了幾拳幾腳似的，幾個人詫異的對着他看。他如有所失的走進土穀祠，定一定神，知道他的一堆洋錢不見了：

昏頭昏腦  
的一大陣，  
他才爬起來。



## 六

很白很亮的一堆洋錢！而且是他的——現在不見了！就是算被兒子拿了去，總還是忽忽不樂；說自己是蟲豸吧，也還是忽忽不樂；他這回才有些感到失敗的苦痛了。但他立刻轉敗為勝了。他擎起右手，用力的在自己臉上連打了兩個嘴巴，熱刺刺的有些痛；打完之後，便心平氣和起來，似乎打的是自己，被打的是別一個自己，不久也就彷彿是自己打了別一個一般——雖然還有些熱刺刺——心滿意足的得勝的躺下了。



用力的在自己臉上連打  
兩下嘴巴。



阿Q雖然常優勝，卻直待蒙趙太爺打他嘴巴之後，這纔出了名。那是趙太爺的兒子進了秀才的時候，鑼聲鐺鐺的報到村裏來，

阿Q正喝了兩碗黃酒，便手舞足蹈的說，這於他也很光采，因為他和趙太爺原來是本家，細細的排起來，他還比秀才長三輩呢。其時幾個旁聽人倒也肅然的有些起敬了。那知道第二天，地保便叫阿Q到趙太爺家裏去；太爺一見，滿臉濺朱，喝道：「阿Q，你這渾小子！你說我是你的本家麼？」阿Q不開口。趙太爺愈看愈生氣了，搶進幾步說：「你敢胡說！我怎麼會有你這樣的本家？你姓趙麼？」阿Q不開口，想往後退了；趙太爺跳過去，給了他一個嘴巴。「你怎麼會姓趙——你那里

配姓趙！」……

你怎麼  
會姓趙  
你那里  
配姓趙？



有一年的春天，他醉醺醺的在街上走，在牆根的日光下，看見王翳在那里赤着膊捉蟲子，他忽然覺得身上也癢起來了。這王翳，又癩又翳，別人都叫他王癩翳，阿Q卻刪去一個癩字，然而非常渺視他。阿Q的意思，以為癩是不足為奇的，只有這一部絡腮翳子，實在太新奇，令人看不上眼。他於是並排坐下去了。倘是別的閒人們，阿Q本不敢大意坐下去。但是王翳旁邊，他有什麼怕呢？老實說，他肯坐下去，簡直還是擡舉他。

他忽然觉得身上发痒起来了。



## 九

阿Q也脫下破夾襖來，翻檢了一回，不和道因為新洗呢還是因為粗心，許多工夫，只捉到三四個。他看那王鬍，卻是一個又一個，兩個又三個，只放在嘴裏畢畢剝剝的響。阿Q最初是失望，後來卻不平了：看不上眼的王鬍尚且這麼多，自己倒反那樣少，這是怎樣的大失體統的事呵！他很想尋一兩個大的，然而竟沒有，好容易找到一個中的，恨恨的塞在厚嘴唇裏，很命的一咬，劈的一聲，又不及王鬍響。他癩瘡疤塊塊通紅了，將衣服摔在地上，吐了一口唾沫，說：「這毛蟲！」「癩皮狗，你罵誰？」王鬍輕蔑的擡起眼來說：

這毛烘烘，  
癩皮狗。你冒誰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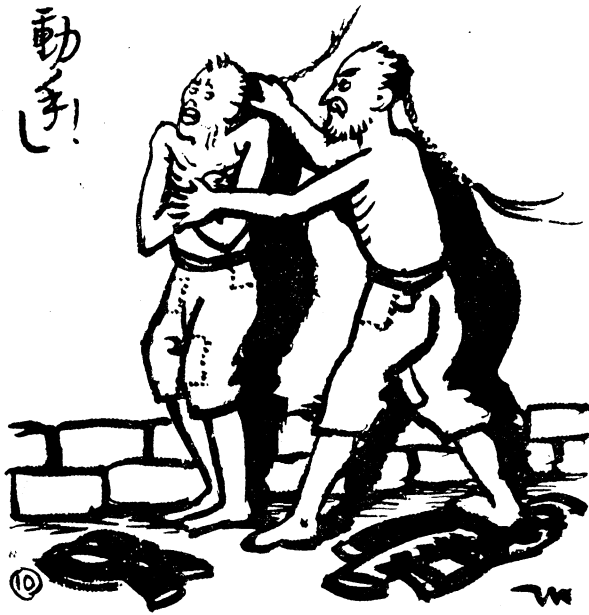


+

「誰認便罵誰！」他站起來，兩手又在腰間說。「你的骨頭癢了嗎？」王鬚也站起來，披上衣服說。阿Q以爲他要逃了，搶進去就是一拳。這拳還未達到身上，已經被他抓住了，只一拉，阿Q踉踉跟跟的跌進去，立刻又被王鬚扭住了辮子，要拖到牆上照例去碰頭。「君子動口不動手！」阿Q歪着頭說。王鬚似乎不是君子，並不理會，一連給他碰了五下，又用力一推，至於阿Q跌出六尺多遠，這才滿足的去了。



君子動口不動手



遠遠的走來了一個人，他的對頭又到了。這也是阿Q最厭惡的一個人，就是錢太爺的大兒子。他先前跑進城裏去進洋學堂，不知怎麼又跑到東洋去了。半年之後他回到家裏來，腿也直了，辮子也不見了，他的母親大哭了十幾場，他的老婆跳了三回井。阿Q：稱他「假洋鬼子」，也叫作「裏通外國的人」。這「假洋鬼子」近來了。「禿兒驢……」阿Q歷來本只在肚子裏罵，沒有出過聲，這回因為正氣忿，因為要報讎，便不由的輕輕的說出來了。

「先見。驢……」



## 十二

不料這禿兒卻拿着一支黃漆的棍子——就是阿Q所謂哭喪棒——大踏步走了過來。阿Q在這刹那，便知道大約要打了，趕緊抽緊筋骨，聳了肩膀等候着。果然，拍的一聲，似乎確擊打在自己頭上了。「我說他！」阿Q指着近旁的一個孩子分辯說。「拍拍拍！」在阿Q的記憶上，這大約要算是平生第二件屈辱。幸而拍拍的響了之後，於他倒似乎完結了一件事，反而覺得輕鬆些，而且「忘卻」這一件祖傳的寶貝也發了效力。他慢慢的走，將到酒店門口，早已有些高興了。

我说他！



但對面走來了靜修庵裏的小尼姑。阿Q便在平時，看見伊一定要唾罵，而沉在屈辱之後呢？他於是發生了回憶，又發生了敵愾了。「我不知道我今天爲什麼這樣晦氣，原來就因爲見了你！」他想他迎上去，大聲的吐了一口唾沫：「咳，開！」小尼姑全不睬，低了頭只是走。阿Q走近伊身旁，突然伸出手去摩着伊新剃的頭皮，笑着說：「禿兒快回去，和尚等着你……」「你怎麼動手動脚……」尼姑滿臉通紅的說，一面趕快走。酒店裏的人大笑了。阿Q看見自己的勳業得了賞識，便愈加興高采烈起來：「和尚動得我動不得？」他扭住伊的面頰……

和尚動不得，  
我動不得？



## 十四

他這一戰，早忘卻了王鬍，也忘卻了假洋鬼子，似乎對於今天的一切「晦氣」都報了讎；而且奇怪，又彷彿全身比拍拍的響了之後更輕鬆，飄飄然的似乎要飛去了。「這斷子絕孫的阿Q！」遠遠地聽得小尼姑的帶哭的聲音。「哈哈！」阿Q十分得意的笑。「哈哈！」酒

店裏的人也九分得意的笑……



這斷子絕孫  
的阿Q!



## 十五

他飄飄然的飛了大半天，飄進土穀祠。照例應該躺下便打鼾。誰知道這一晚，他很難容易合眼，他覺得自己的大拇指和第二指有點古怪：彷彿比平常滑膩些，不知道是小尼姑臉上有一點滑膩的東西黏在他指上，還是他的指頭在小尼姑臉上磨得滑膩了……？「斷子絕孫的阿Q！」阿Q的耳朵裏又聽到這句話。他想：不錯，應該有一個女人，斷子絕孫便沒有人供一碗飯……

他覺得自己的  
大拇指和第三指有點古怪。



## 十六

：這一天，阿Q在趙太爺家裏舂了一天米，喫過晚飯，便坐在廚房裏吸旱煙。倘在別家，喫過飯本可以回去了，但趙府上晚飯早，雖然定例不准掌燈，一喫完便睡覺，然而偶然也有一些例外：其一是趙大爺未進秀才的時候，准其點燈讀文章；其二，便是阿Q來做工的時候，准其點燈舂米。因為這一條例外，所以阿Q在動手舂米之前，還坐在廚房裏吸旱煙。吳媽，是趙太爺家裏唯一的女僕，洗完了碗筷，也就在長凳上坐下了，而且和阿Q談閒天。

喫過晚飯，便坐在  
廚房裏吸旱煙。



十七

「太太兩天沒有喫飯哩，因為老爺要買一個小的……」（吳媽說）「女人……吳媽……這小孤孀」

阿Q想：「我們的少奶奶是八月裏要生孩子了……」

「女人……」阿Q想，阿Q放下煙管，站了起來。「我們的少奶奶……」吳媽還嘮叨說：「我和你睏覺，我和你睏覺！」阿Q忽然搶上去，對伊跪下了。一剎時中很寂然。

一剎時半很寂然。



## 十六

「阿呀！」吳媽楞了一息，突然發抖，大叫着往外跑，且跑且嚷，似乎後來帶哭了。阿Q對了牆壁跪着也發楞，於是兩手扶着空板凳，慢慢的站起來，彷彿覺得有些糟。他這時確也有些忐忑了，慌張的將煙管插在褲帶上，就想去舂米。蓬的一聲，頭上着了很粗的一下，他急忙回轉身去，那秀才便拿了一枝大竹槓站在他面前。「你反了……你這……」大竹槓又向他劈下來了。阿Q兩手去抱頭，拍的正打在指節上，這可很有些痛。他衝出廚房門，彷彿背上又着了一下似的。「忘八蛋！」秀才在後面用了官話這樣罵。



彷彿背上又着了一下似的。



## 十九

阿Q奔入春米場，春了一會，他熱起來了，又敬了手脫衣服。脫下衣服的時候，他聽得外面很熱鬧，阿Q生平本來最愛看熱鬧，便即尋聲走去了。尋聲漸漸尋到趙太爺的內院裏，雖然在昏黃中，卻辨得出許多人，趙府一家連兩日不喫飯的太太也在內，還有間壁的鄒七嫂，真正本家的趙白眼，趙司晨。少奶奶正拖着吳媽走出下房來，一面說：「你到外面來……不要躲在自己房裏想……」——「誰不知道你正經……短見是萬萬尋不得的。」鄒七嫂也從旁說。吳媽只是哭，夾些話，卻不甚聽得分明。阿Q想：「哼，有趣，這小孤孀不知道鬧着什麼玩意兒了！」他想打聽，走近趙司晨的身邊。這時他猛然間看見趙太爺向他奔來，而且手裏捏着一支大竹槓。他看見這一支大竹槓，便猛然間悟到自己曾經被打，和這一場熱鬧似乎有點相關。

吃了，有趣，這小孤孀不知  
鬧着甚麼玩意兒了？



他翻身便走，想逃回春米場，不圖這支竹槓阻住他的去路，於是他又翻身便走，自然而然走出後門，不多工夫，已在土穀祠內了。阿Q坐了一會，皮膚有些起粟……然而地保進來了。「阿Q，你的媽媽的！你連趙家的用人，都調戲起來，簡直是造反。害得我晚上沒有睡覺，你的媽媽的……」如是云云的教訓了一通，阿Q自然沒有話。臨末，因為在晚上，應該送地保加倍酒錢四百文，阿Q正沒有現錢，便用一頂氈帽做抵押，並且訂了五條件：一，明天用紅燭——要一斤重的——一對，香一封，到趙府上去陪罪。二，趙府上請道士被除縊鬼，費用由阿Q負擔。三，阿Q從此不准踏進趙府的門檻。四，吳媽此後倘有不測，惟阿Q是問。五，阿Q不准再去索取工錢和布衫。

阿Q！  
你的媽之的！



阿Q自然都答應了，可惜沒有錢。幸而已經春天，棉被可以無用，便質了二千大錢，履行條約。赤膊磕頭之後，居然還剩幾文，他也不再贖氈帽，統統喝了酒了。但趙家也不燒香點燭，因為太太拜佛的時候可以用，留着了。那破布衫是大半做了少奶奶八月間生下來的孩子的襯尿布，那小半破爛的便都做了吳媽的鞋底……

赤膊  
磕頭



彷彿從這一天起，未莊的女人們忽然都怕了羞，伊們一見阿Q走來，便個個躲進門裏去。甚而至於將近五十歲的鄒七嫂，也跟着別人亂鑽，而且將十一歲的女兒都叫進去了。阿Q很以爲奇，而且想：「這些東西忽然都學起小姐模樣來了，這娼婦們……」但他更覺得世上有些古怪，卻是許多日以後的事。其一，酒店不肯賒欠了；其二，管土穀祠的老頭子說些廢話，似乎叫他走；其三，有許多日，沒有一個人來叫他做短工。酒店不賒，熬着也罷了；老頭子催他走，嚕噓一通也就算了；只是沒有人來叫他做短工，卻使阿Q肚子餓，這委實是一件非常「媽媽的」的事。情阿Q忍不下去了，他只好到老主顧家裏去探問——但獨不許踏進趙府的門檻——然而情形也異樣：一定走出一個男人來，現了十分煩厭的相貌，像回復乞丐一般的搖手道：「沒有沒有！你出去！」……



這些東西  
忽然都學起小姐模樣來了



### 二十三

他留心打聽，才知道他們有事都去叫小Doin。這小D是一個窮小子，又瘦又乏，在阿Q的眼睛裏，位置是在王鬍之下，誰料這小子竟謀了他的飯盤去。所以阿Q這一氣，更與平常不同，當氣憤憤的走着的時候，忽然將手一揚，唱道：「我手執鋼鞭將你打……」幾天之後，他竟在錢府的照壁前遇見了小D。「醜人相見，分外眼明，」阿Q便迎上去，小D也站住了。「畜生！」阿Q怒目而視的說，嘴角上飛出唾沫來。

畜生！阿Q怒目而視的說。

鴻禧



## 二十四

「我是蟲豸，好麼……」小D說。這謙遜反使阿Q更加憤怒起來，但他手裏沒有鋼鞭，於是只得撲上去，伸手去拔小D的辮子。小D一手護住了自己的辮根，一手也來拔阿Q的辮子，阿Q便也將空着的手護住自己的辮根。四隻手拔着兩顆頭，都彎了腰，在錢家粉牆上映出一個藍色的虹形，至於半點鐘之久了。「好了，好了！」看的人們說，大約是解勸的。「好好！」看的人們說，不知道是解勸，是頌揚，還是煽動。

在鍾家祠堂上映出一個藍色的虹形，至於事照鐘之久。

鴻禧



## 二十五

然而他們都不聽。阿Q進三步，小D便退三步，都站着；小D進三步，阿Q便退三步，又都站着。大約半點鐘——未莊少有自鳴鐘，所以很難說，或者二十分——他們的頭髮裏便都冒煙，額上便都流汗，阿Q的手放鬆了，在同一瞬間，小D的手也正放鬆了，同時直起，同時退開，都擠出人叢去。「記着罷，媽媽的……」阿Q回過頭去說。「媽媽的，記着罷……」小D也回過頭來說。這一場「龍虎鬥」似乎並無勝敗，也不知道看的人可滿足，都沒有發什麼議論，而阿Q卻仍然沒有人來叫他做短工……

「記着罷，媽」的……  
「媽」的，記着罷……」

鴻禧



## 二十六

他在路上走着要「求食」……終於走到靜修菴的牆外了。菴周圍也是水田，粉牆突出在新綠裏。後面的低土牆裏是菜園。阿Q遲疑了一會，四面一看，並沒有人。他便爬上這矮牆去，扯着何首烏藤，但泥土仍然簌簌的掉，阿Q的脚也索索的抖；終於攀着桑樹，跳到裏面了。裏面真是鬱鬱葱葱，但似乎並沒有黃酒饅頭，以及此外可喫之類。靠西牆是竹叢，下面許多筍，只可惜都是並未煮熟的，還有油菜早經結子，芥菜已將開花，小白菜也很老了。



他便爬上這矮廂去。



二十七

阿Q彷彿文童落第似的覺得很冤屈，他慢慢走近園門去，忽然非常驚喜了，這分明是一畦老蘿蔔。他於是蹲下便拔，而門口突然伸出一個很圓的頭來，又卽縮回去了，這分明是小尼姑。小尼姑之流是阿Q本來視若草芥的，但世事須「退一步想」，所以他便趕緊拔起四個蘿蔔，擰下青葉，兜在大襟裏。

門口突然伸出一個  
很圓的頭來。



## 二十八

然而老尼姑已經出來了！「阿彌陀佛，阿Q，你怎麼跳進園裏來偷蘿蔔……阿呀，罪過呀，阿唷，阿彌陀佛……」  
「我什麼時候跳進你的園裏來偷蘿蔔？」  
阿Q且看且走的說。「現在……這不是？」老尼姑指着他的衣兜。「這是你的？你能叫得他答應你麼？」

這是你  
的，  
你  
能  
叫  
得  
他  
答  
應  
你  
麼？



## 二十九

阿Q沒有說完話，拔步便跑；追來的是一匹很肥大的黑狗。這本來在前門的，不知怎的到後院來了。黑狗哼而且追，已經要咬着阿Q的腿，幸而從衣兜裏落下一個蘿蔔來，那狗給一嚇，略略一停，阿Q已經爬上桑樹，跨到土牆，連人和蘿蔔都滾出牆外面了。只剩下黑狗還在對着桑樹嗅，老尼姑念着佛。阿Q怕尼姑又放出黑狗來，拾起蘿蔔便走。……一面走一面喫，而且想道，這裏也沒有什麼東西尋，不如進城去……待三個蘿蔔喫完時，他已經打定進城的主意了。

幸而從衣兜裏落下個蘿蔔來，  
那狗搶一嘛。



在未莊再看見阿Q出現的時候，是剛過了這年的中秋。天色將黑，他睡眼朦朧的在酒店門前出現了，他走近櫃檯，從腰間伸出手來，滿把是銀的和銅的，在櫃上一扔說：「現錢打酒來！」穿的是新夾襖，看去腰間還掛着一個大搭連，沈鈿鈿的將褲帶墜成了很彎很彎的弧綫。：堂倌，掌櫃，酒客，路人，便自然顯出一種疑而且敬的形態來。掌櫃既先之以點頭，又繼之以談話：「嚶，阿Q，你回來了！」「回來了。」「發財發財，你是——在：：」

「上城去了！」這一件新聞，第二天便傳遍了全未莊。



現錢！  
打回來！

羣賢畢至



人人都願意知道現錢和新夾襖的阿Q的中興史，所以在酒店裏，茶館裏，廟簷下，便漸漸的探聽出來了。這結果，是阿Q得了新敬畏。據阿Q說，他是在舉人老爺家裏幫忙，卻不高興再幫忙了，因為這舉人老爺實在太「媽媽的」了。：「你們可看見過殺頭嗎？」阿Q說，「咳，好看。殺革命黨。唉，好好看看……」他搖搖頭，將唾沫飛在正對面的趙司晨的臉上。這一節，聽的人都凜然了。但阿Q又四面一看，忽然揚起右手，照着伸長脖子聽得正出神的王鬍的後項窩上直劈下去道：「噠，」王鬍驚得一跳，同時電光石火似的趕快縮了頭，而聽的人又都悚然而欣然了。從此王鬍瘟頭瘟腦的許多日，並且再不敢走近阿Q的身邊，別的人也一樣……

察!



然而不多久這阿Q的大名忽又傳偏了未莊的閨中。雖然未莊只有錢趙兩姓是大屋，此外十之九都是淺閨，但閨中究竟是閨中，所以也算得一件神異。女人們見面時一定說，鄒七嫂在阿Q那裏買了一條藍綢裙，舊固然是舊的，但只化了九角錢。還有趙白眼的母親說：也買了一件孩子穿的大紅洋紗衫，七成新，只用三百大錢九二串，於是伊們都眼巴巴的想見阿Q，缺綢裙的想問他買綢裙，要洋紗衫的想問他買洋紗衫，不但見了不逃避，有時阿Q已經走過了，也還要追上去叫住他，問道：「阿Q，你還有綢裙麼？沒有紗衫也要的，有罷？」

阿Q，你還有綢緞麼？  
沒有，紗衫也要的，有罷？



後來這終於從淺閨傳進深閨裏去了，因為鄒七嫂得意之餘，將伊的綢裙請趙太太去鑑賞，趙太太又告訴了趙太爺而且着實恭維了一番。於是家族決議，便託鄒七嫂即刻去尋阿Q。……阿Q終於跟着鄒七嫂進來了。……「太爺！」阿Q似笑非笑的叫了一聲，在簷下站住了。「阿Q，聽說你在外面發財，」趙太爺踱開去，眼睛打量着他的全身，一面說。「那很好，那很好的。這個……聽說你有些舊東西……可以都拿來看看，……這也並不是別的，因為我倒要……」我對鄒七嫂說過了都完了。「完了。」趙太爺不覺失聲的說：「那裏會完得這樣快呢？」……現在，只剩了一張門幕了。」「就拿門幕來看看罷。」趙太太慌忙說。「那麼，明天拿來就是。」趙太爺卻不甚熱心了……

阿Q  
聽後你  
在外面  
替財



### 三十四

這使趙太爺很失望，氣忿而且擔心，至於停止了打哈欠。秀才對於阿Q的態度也很不平，於是說，這忘八蛋要提防，或者竟不如吩咐地保，不許他住在未莊。但趙太爺以為不然，說這也怕要結怨，：只要自己夜裏警醒點就是了。：但第二日，鄒七嫂：將阿Q可疑之點傳揚出去了。：然而這已經於阿Q很不利。最先，地保尋上門了，取下他的門幕去。：並且要議定每月的孝敬錢。其次，是村人對於他的敬畏忽而變相了。：很有遠避的神情。：只有一班閒人們卻還要尋根究底的去探阿Q的細底。阿Q也並不諱飾，傲然的說出自己的經驗來。從此他們纔知道，他不過是一個小脚色，不但不能上牆，並且不能進洞，只站在門外接東西。有一夜，他剛才接到一個包。：只聽得裏面大嚷起來，他便趕緊跑，連夜爬出城，逃回未莊來了，從此不敢再去做。：



並且要  
議定  
每月的  
孝敬錢



宣統三年九月十四日：三更四點，有一隻大烏篷船到了趙府上的河埠頭。這船從黑魃魃中蕩來：據探頭探腦的調查來的結果，知道那竟是舉人老爺的船！那船便將大不安載給了未莊，不到正午，全村的人心就很搖動。船的使命，趙家本來是很秘密的，但茶坊酒肆裏卻都說，革命黨要進城，舉人老爺到我們鄉下來逃難了。至於革命黨，有的說是便在這夜進了城，個個白盔白甲，穿着崇禎皇帝的素。阿Q：以為革命黨便是造反，造反便是與他為難，所以一嚮是「深惡而痛絕之」的。殊不料這卻使百里聞名的舉人老爺有這樣怕，於是他未免也有些「神往」了，況且未莊的一羣烏鳥男女的慌張的神情，也使阿Q更快意。

有二隻  
大烏篷船  
到了趙府的  
河埠頭。



### 三十六

「革命也好罷，」阿Q想，「革這夥媽媽的命，太可惡！太可恨！……便是我，也要投降革命黨了。」阿Q……一面想一面走，便又飄飄然起來……他得意之餘，禁不住大聲的嚷道：「造反了！造反了！」未莊人都用了驚懼的眼光對他看……趙府上的兩位男人和兩個真本家，也正站在大門口論革命。阿Q沒有見，昂了頭直唱過去。「好……我要什麼就要什麼，我歡喜誰就是誰……得得，鏘鏘，得鏘！我手執鋼鞭將你打……得……」

「老Q」趙太爺法法的迎着低聲的叫。「鏘鏘」阿Q料不到他的名字會和「老」字聯結起來，以為是一句別的話，與己無干，只是唱。「得鏘，鏘令鏘鏘……」

「阿Q」秀才只得直呼其名了。阿Q這纔站住，歪着頭問道，「什麼？」

「老Q……現在……」趙太爺卻又沒有話，「現在……發財麼？」

「發財自然。要什麼就是什麼……」

「阿……Q哥，像我們這樣窮朋友是不要緊的……」趙白眼惴惴的說，似乎想探革命黨的口風。「窮朋友？你總比我有錢。」阿Q說着自去了……

老Q趙老爺怯怯的迎着  
低聲的叫



### 三十七

阿Q飄飄然地飛了一通，回到土穀祠，酒已經醒透了。這晚上，管祠的老頭子也意外的和氣，請他喝茶，阿Q便向他要了兩個餅，喫完之後，又要了一支點過的四兩燭和一個樹燭臺，點起來，獨自躺在自己的小屋裏。他說不出的新鮮而且高興，燭火像元夜似的閃閃的跳。

這晚上管  
祠的老頭子  
也意外的和氣。



### 三十八

他的思想也迸跳起來了：「造反有趣……來了一陣白盔白甲的革命黨，都拿着板刀，鋼鞭，炸彈，洋炮，三尖兩刃刀，鈞鐮鎗，走過土穀祠，叫道：『阿Q！同去同去！』於是一同去……這時未莊的一夥烏男女纔好笑哩，跪下叫道：『阿Q，饒命！』誰聽他……東西……直走進去打開箱子來；元寶，洋錢，洋紗衫……秀才娘子的一張寧式牀先搬到土穀祠，此外便擺了錢家的桌椅，——或者也就帶趙家的罷……趙司晨的妹子真醜。鄒七嫂的女兒過幾年再說。假洋鬼子的老婆會和沒有辮子的男人睡覺，嚇不是好東西！秀才的老婆是眼胞上有疤的……吳媽長久不見了，不知道在那裏，——可惜腳太大。」阿Q沒有想得十分停當，已經發了軒聲，四兩獨還只點去了小半寸，紅燄燄的光照着他張開的嘴。



紅燄的光  
照着他張開的嘴。



### 三十九

第二天他起得很遲，走出街上看時，樣樣都照舊。他也仍然肚餓，他想着，想不起什麼來；但他忽而似乎有了主意了，慢慢地跨開步，有意無意的走到靜修巷。巷和春天時節一樣靜，白的牆壁和漆黑的門。他想了一想，前去打門，一隻狗在裏面叫。他急急捨下幾塊斷磚，再上去較爲用力的打，打到黑門上生出許多麻點的時候，纔聽得有人來開門。

打到黑門上

生出許多麻點的時候



四十

阿Q連忙捏好磚頭，擺開馬步，準備和黑狗來開戰，但巷門只開了一條縫，並無黑狗從中衝出，望進去只有一個老尼姑。「你又來什麼事？」伊大喫一驚的說。「革命了……你知道……」阿Q說得很含糊。「革命革命，革過一革的……你們要革得我們怎麼樣呢？」老尼姑兩眼通紅的說。「什麼……」阿Q詫異了。「你不知道，他們已經來革過了！」「誰……」阿Q更其詫異了。「那秀才和洋鬼子！」阿Q很出意外，不由的一錯愕，老尼姑見他失了銳氣，便飛速地關了門……

革命革命，  
革過二革的……  
你們要革得我們怎  
麼樣呢？



## 四十一

那還是上午的事。趙秀才消息靈，一知道革命黨已在夜間進城，便將辮子盤在頂上，一早去拜訪那歷來也不相能的錢洋鬼子：他們想而又想，纔想出靜修菴裏有一塊「皇帝萬歲萬萬歲」的龍牌，是應該趕緊革掉的，於是又立刻同到菴裏去革命。因為老尼姑來阻擋，說了三句話，他們便將伊當作滿政府，在頭上很給了不少的棍子和栗鑿。尼姑待他們走後，定了神來檢點，龍牌固然已經碎在地上了，而且又不見了觀音娘娘座前的一個宣德爐。這事阿Q後來纔知道。他頗悔自己睡着，但也深怪他們不來招呼他。他又退一步想道：「難道他們還沒有知道我已經投降了革命黨麼？」

他們便將伊當作滿政府。



## 四十二

未莊的人心日見其安靜了。據傳來的消息，知道革命黨雖然進了城，倒還沒有什麼大異樣。：只有一件可怕的事是另有幾個不好的革命黨夾在裏面搗亂，第二天便動手剪辮子。：阿Q本來也想進城去尋他的老朋友，一得這消息，也只得作罷了。但未莊也不能說是無改革。幾天之後，將辮子盤在頂上的逐漸增加起來了，早經說過，最先自然是茂才公，其次便是趙司晨和趙白眼，後來是阿Q。：趙司晨腦後空蕩蕩的走來，看見的人大嚷說「噯，革命黨來了！」



趙司晨腦後  
空席上的未來



### 四十三

阿Q聽到了很羨慕。他雖然早知道秀才盤辮的大新聞，但總沒有想到自己可以照樣做，現在看見趙司晨也如此，纔有了學樣的意思，定下實行的決心。他用一支竹筷將辮子盤在頭頂上，遲疑多時，這纔放膽的走去。他在街上走，人也看他，然而不說什麼話。阿Q當初很不快，後來便很不平。……總覺得自己太失意；既然革了命，不應該只是這樣的。況且有一回看見小D，愈使他氣破肚皮了。小D也將辮子盤在頭頂上了，而且也居然用一支竹筷。阿Q萬料不到他也敢這樣做，自己也決不準他這樣做！小D是什麼東西呢？他很想即刻揪住他，拗斷他的竹筷，放下他的辮子，並且批他幾個嘴巴，聊且懲罰他忘了生辰八字，他敢來做革命黨的罪。但他終於饒放了，單是怒目而視的吐一口唾沫道：「呸！」……

呸



#### 四十四

趙秀才本來也想靠着寄存箱子的淵源，親自去拜訪舉人老爺的，但因為有翦辮的危險，所以也就中止了。他寫了一封「黃傘格」的信，託假洋鬼子帶上城，而且託他給自己介紹介紹，去進自由黨。假洋鬼子回來時，向秀才討還了四塊洋錢；秀才便有一塊銀桃子掛在大襟上了；未莊人都驚服。說這是柿油黨的頂子，抵得一個翰林，趙太爺因此也驟然大闊，遠過於他兒子初進秀才的時候，所以目空一切，見了阿Q，也就很有些不放在眼裏了。

這是  
柿油黨  
的頂子  
抵得  
一個  
翰林。



## 四十五

阿Q正在不平，又時時刻刻感着冷落，一聽得這銀桃子的傳說，他立即悟出自己之所以冷落的原因了：要革命，單說投降，是不行的；盤上辮子，也不行的；第一着仍然要和革命黨去結識……錢府的大門正開着，阿Q便法法的躡進去……只見假洋鬼子正站在院子的中央……對面挺直的站着趙白眼和三個閒人，正在必恭必敬的聽說話。阿Q……心裏想招呼，卻不知道怎樣說纔好……叫他做假洋鬼子固然是不行的了，洋人也不妥，革命黨也不妥，或者就應該叫洋先生了罷。洋先生卻沒有見他，因為白着眼睛講得正起勁……

薛先生  
却及有欠他



## 四十六

「唔……這個……」阿Q候他略停，終於用十二分的勇氣開口了，但不知道因為什麼，又並不叫他洋先生。聽着說話的四個人都喫驚的回顧他。洋先生也纔看見「什麼？」「我……」「出去！」「我要投……」「滾出去！」洋先生揚起哭喪棒來了。趙白眼和閒人便都吶喊道：「先生叫你滾出去，你還不聽麼！」阿Q將手向頭上一遮，不自覺的逃出門外；洋先生倒也沒有追。他快跑了六十多步，這纔慢慢的走，於是心裏便湧起了憂愁：洋先生不准他革命，他再沒有別的路；從此決不能望有白盔白甲的人來叫他，他所有的抱負，志向，希望，前程，全被一筆勾銷了……



滾出去！  
洋先生  
揚起哭  
喪棒來了。



46

TK

## 四十七

有一天，他照例的混到深夜，待酒店要關門，纔踱回土穀祠去拍吧？！他忽而聽得異樣的聲音，又不是爆竹。阿Q：便在暗中直尋過去。似乎前面有些脚步聲；他正聽，猛然間一個人從對面逃來了。那人便是小D。「什麼？」阿Q不平起來了。「趙……趙家遭搶了！」小D氣喘吁吁的說。說了便走；阿Q：究竟是做過「這路生意」的人，格外膽大，於是蹙出路角，仔細的聽，似乎有些嘖嘖，又仔細的看，似乎許多白盔白甲的人，絡繹的將箱子擡出了，器具擡出了，秀才娘子的寧式牀也擡出了，但是不分明，他還想上前，兩隻腳卻沒有動。他決計不再上前，卻回到自己的祠裏去了。他躺了好一會，這纔定了神，而且發出關於自己的思想來：白盔白甲的人明明到了，並不來打招呼，搬了許多好東西，又沒有自己的份。……禁不住滿心痛恨起來……

「趙……趙家遭搶了！」  
小D氣喘吁吁的說。



## 四十八

四天之後，阿Q在半夜裏忽被抓進縣城裏去了。那時恰是暗夜，一隊兵，一隊團丁，一隊警察，五個偵探，悄悄地到了未莊，乘昏黑圍住土穀祠，正對門架好機關鎗。然而阿Q不衝出。許多時沒有動靜，把總焦急起來了，懸了二十千的賞，纔有兩個團丁冒了險，踰垣進去，裏應外合，一擁而入，將阿Q抓出來，直待掄出祠外面的機關鎗左近，他纔有些清醒了。到進城，已經是正午，阿Q見自己被攙進一所破衙門，轉了五六個彎，便推在一間小屋裏。仔細看時，居角上還有兩個人。那兩個也彷彿是鄉下人，漸漸和他兜搭起來了，一個說是舉人老爺要追他祖父欠下來的陳租，一個不知道爲了什麼事。他們問阿Q，阿Q爽利的答道：「因爲我想造反。」

直待掃出祠  
外面的松園槍  
左近他才有些  
清醒了。



## 四十九

他下半年便又被抓出柵欄門去了，到得大堂，上面坐着一個滿頭剃得精光的老頭子。阿Q疑心他是和尚，但看見下面站着一排兵，兩旁又站着十幾個長衫人物，都是一臉橫肉，怒目而視的看他，他的膝關節立刻自然而然的寬鬆，便跪了下去了。「你從實招來罷，免得喫苦。我早都知道了。招了可以放你。」那光頭的老頭子看定了阿Q的臉，沈靜而清楚的說。「我本來要……來投……」阿Q胡裏胡塗的想了一通，這纔斷斷續續的說。「那麼，爲什麼不來的呢？」老頭子和氣的問。「假洋鬼子不准我！」胡說！此刻說也遲了。現在你的同黨在那裏？」「什麼……」「那一晚打劫趙家的一夥人。」「他們沒有來叫我。他們自己搬走了。」阿Q提起來便憤憤。「走到那裏去了呢？說出來便放你了。」老頭子更和氣了。「我不知道……他們沒有來叫我……」然而老頭子使了一個眼色，阿Q便又被抓進柵欄門裏了。

阿Q疑心他是和尚。



他第二次抓出柵欄門，是第二天的上午。大堂的情形都照舊。上面仍然坐着光頭的老頭子，阿Q也仍然下了跪。老頭子和氣的問道：「你還有什麼話說麼？」阿Q一想，沒有話，便回答說：「沒有。」於是一個長衫人物拿了一張紙，並一支筆送到阿Q的面前；又指着一處地方教他畫花押。「我……我……不認得字。」阿Q一把抓住筆，惶恐而且慚愧的說。「那麼，便宜你，畫一個圓圈！」阿Q要畫圓圈了，那手捏着筆卻只是抖。於是那人替他將紙鋪在地上。阿Q伏下去，使盡了平生的力畫圓圈。他生怕被人笑話，立志要畫得圓，但這可惡的筆不但很沈重，並且不聽話，剛剛一抖一抖的幾乎要合縫，卻又向外一聳，畫成瓜子模樣了……



阿Q伏下去，  
使盡了平生  
的力畫圓圈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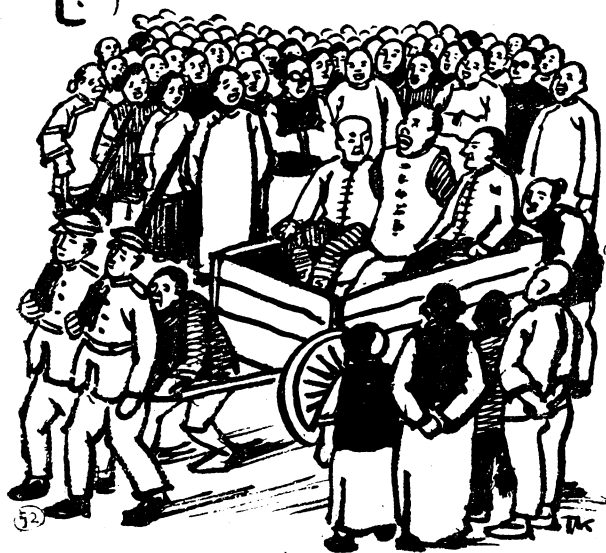
然而這一夜，舉人老爺反而不能睡：他和把總嘔了氣了。舉人老爺主張第一要追賊，把總主張第一要示衆。：舉人老爺窘急了：：說是倘若不追賊，他便立刻辭了幫辦民政的職務。而把總卻道：「請便罷！」於是舉人老爺在這一夜竟沒有睡，但幸而第二天倒也沒有辭。阿Q第三次抓出柵欄門的時候，便是舉人老爺睡不着的那一夜的。明天的上午了。他到了大堂，上面還坐着照例的光頭老頭子；阿Q也照例的下了跪。老頭子很和氣的問道：「你還有什麼話麼？」阿Q一想，沒有話，便回答說：「沒有。」許多長衫和短衫人物，忽然給他穿上一件洋布的白背心，上面有些黑字。阿Q很氣苦；因為這很像是帶孝，而帶孝是晦氣的。然而同時他的兩手反縛了，同時又被一直抓出衙門外去了。

阿Q很笨苦，  
因為這很  
像是帶孝。



阿Q被擡上了一輛沒有篷的車，幾個短衣人物也和他同坐在一處。這車立刻走動了，前面是一班背着洋炮的兵們和團丁，兩旁是許多張着嘴的看客，後面怎麼，阿Q沒有見。但他突然覺到了；這豈不是去殺頭麼？他一急，兩眼發黑，耳朵裏噹的一聲，似乎發昏了。他省悟了，惘惘的向左右看，卻在路旁的人叢中發見了一個吳媽。很久遠，伊原來在城裏做工了。阿Q忽然很羞愧自己沒有志氣，竟沒有唱幾句戲。他的思想彷彿旋風似的在腦裏一迴旋：「過了二十年又是一個……」阿Q在百忙中「無師自通」的說出半句從來不說的話。「好！」從人叢裏，便發出豺狼的嗥叫一般的聲音來……

圖  
二個  
三  
年



### 五十三

阿Q於是再看那些喝采的人們。這剎那中，他的思想又彷彿旋風似的在腦海裏一迴旋了。四年之前，他曾在山脚下遇見一隻餓狼，永是不近不遠的跟定他，要喫他的肉。他那時嚇得幾乎要死，幸而手裏有一柄斫柴刀，纔得仗這壯了膽，支持到未莊；可是永遠記得那狼眼睛，又凶又怯，閃閃的像兩顆鬼火，似乎遠遠的來穿透了他的皮肉。而這回他又看見從來沒有見過的更可怕的眼睛了。又鈍又鋒利，不但已經咀嚼了他的話，並且還要咀嚼他皮肉以外的東西，永是不遠不近的跟他走。這些眼睛們似乎連成一氣，已經在那裏咬他的靈魂。「救命……」然而阿Q沒有說。他早就兩眼發黑，耳朵裏噏的一聲，覺得全身彷彿微塵似的迸散了……

覺得全身彷彿微塵似地迸散了。



(53)

TK

民國廿八年六月初版發行

實價國幣五角五分

(外埠酌加寄費)

漫畫阿Q正傳



有者作權不准翻印

著者 豐子愷

發行者 章錫琛  
上海福州路開明書店

印刷者 開明書店

總發行所

上海福州路七〇二五六四八號

開明書店

分發行所

昆明祝福巷  
重慶西三街  
桂林環湖北路  
柳州慶雲路  
貴陽打鐵街  
陽明五通街  
零陵馬路  
華縣二昌巷  
金華文昌巷

開明書店分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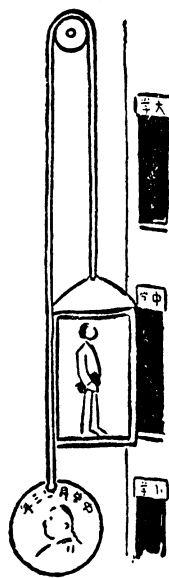


豐子愷先生

# 漫 畫 的

豐先生的漫畫題材，到處都有，無論何種人的生活斷片，在他是隨時可以捉來做筆下的題材。他的作品，早受社會人士稱譽，這裏幾本，便是他歷年所作漫畫的結集。愛好豐先生的漫畫者，置備案頭，隨時翻閱，當得無窮趣味。

抄字機



- |       |       |       |       |       |       |        |
|-------|-------|-------|-------|-------|-------|--------|
| 子愷畫集  | 子愷漫畫  | 學生漫畫  | 兒童漫畫  | 護生畫集  | 人間相   | 漫畫阿Q正傳 |
| ..... | ..... | ..... | ..... | ..... | ..... | .....  |
| 六角五分  | 六角五分  | 一元    | 六角    | 三角    | 六角    | 五角五分   |
|       |       |       | 角     | 角     | 角     | 分      |

## 開明書店印行

